

- 書評：*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emocracy: The Bridg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跨越臺灣海峽：民主：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橋樑] edited by Bruce Herschensohn [布魯斯·赫胥森 (編)]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2, Hardcover, 98 pp., ISBN 0739103423)

徐斯儉

中央研究院

此書是2000年6月6日美國克萊蒙研究所 (Claremont Institute) 在加州帕薩迪納所舉行之「民主－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橋樑」學術研討會的紀錄。克萊蒙研究所的宗旨是要恢復與發揚美國建國時所秉持的民主精神，屬於比較傳統的自由主義，相信自由市場和公民精神。有比較強的共和黨色彩。

此次會議是在2000年總統大選之後三個月舉辦的，會議本身可以說爲了台灣民主和平政權轉移做了一個很好的註腳。而台灣的和平民主的政權轉移，其意義不僅止於台灣本身，根據本書編者，也是會議主席，Mr. Herschensohn 在本書前言中指出，對於兩岸關係的解決也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回顧了台灣、美國與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年以來的變化之後，Mr. Herschensohn 指出，對於兩岸不斷升高的衝突，最好的解決方式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民主的政治制度」。他還反諷地說，「如果美國要求或者接受在大陸仍是非民主政府的前提下兩岸進行統一，那麼也許我們將會主張：所有在民主制度與民選政治領袖之下的人民乾脆投票，將其政治制度改爲極權主義算了！」這段話在今天的台

徐斯儉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專長領域包括：中國大陸當代政治以及兩岸關係。

Szu-chien Hsu is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His primary interests ar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灣，尤其值得我們玩味。

本書作為一次會議的紀錄，反映了會議的內容，主要是由以下部分構成：開幕致詞；美國、台灣、中國大陸對民主的理解與討論；比較台灣與中國大陸在 1949 年之後的民主運動；民主化對區域和平與安全的意涵；以及結束評論。此書結構可以說討論了民主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意涵。然而，作為此書的書評，本文必須指出，此書雖然在價值上是堅守民主，並且認為兩岸的民主才是兩岸關係的最終解決之道，但是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一種立場性的宣示，比較少實質性的研究，屬於評論性的論文，而非系統性的研究論文。但即使如此，此書仍有一些文章值得一讀。

胡佛研究所的雷蒙·邁爾斯 (Ramon H. Myers) 關於民主在兩岸的發展一文指出，與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相比，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和前景要顯得不那麼樂觀。他指出，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經濟上的、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市場」，也就是在這些場域都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以供社會辯論選擇。但是在中國大陸，雖然存在著意識形態與經濟上的市場，但政治上的「市場」卻仍非常有限。邁爾斯說，中國大陸真正存在著競爭的政治場域只有村委會選舉，而上一層的鄉鎮直選卻一直沒有實現。中國大陸政府的領導層看來也沒有達成一種如何實現的共識。且在意識形態的市場中，雖然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意見，但是卻對於政治上的「黨國體制」缺乏具洞見的批判。他認為，除了村選舉以外，中國這個高度集權的政體，一直反對讓其地方政府實行基於直接、公開、自由和民主的選舉，讓人民直接提名的候選人競爭產生其領導人。要讓這樣的改革出現，他認為可能還要等上十到十五年。而在這樣的改革出現之前，我們不能說中國大陸也開始了在台灣曾經經過的民主化。

邁爾斯的這番話說中了評估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本文認為也是此書所討論的核心問題，那就是說，如果正如前述，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是未來解開兩岸關係的鑰匙，那麼我們要如何評估中國的民主化呢？怎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說中國開始了有意義的民主化呢？本書雖然沒有正面回答此問題，但是可以說，

藉著這些學者的討論，已經點出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民主對於兩岸和平與安全問題的意涵。台海的潛在衝突實際上是一個國際問題，它不僅影響台灣與中國大陸，更影響美國以及整體東亞區域的穩定。蘭德公司的強納生·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在他的發言中指出，兩岸其實充滿了安全上的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他指出，其實美國現有對兩岸安全政策思維的研究是很不足的，尤其是對兩岸高層的策略思維。對於台灣的民主，中共選擇了用部署飛彈來威嚇台灣。但是波拉克肯切地認為，世界上沒有哪個軍事衝突能僅靠飛彈就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僅靠飛彈是不能真正解決兩岸關係的。因此他認為，兩岸的軍事風險未必對台灣不利，因為中國任何要對台動武的真正動作其規模一定非常大，大到無法逃避被察覺。他說，台灣並不願意自己被廉價地出賣，不過，波拉克也指出，台灣也不應低估中國作出能導致毀滅性結果的行動能力。這些話，在今天讀起來，似乎又特別有意思。其實，本文對於中國民主化對兩岸和平的影響倒有另外一個想法：最近溫家寶在美國說，絕不放棄任何追求和平的可能，這句話無論是出於外交謀略，或出於真心誠意，或出於純粹修辭，都反映了一件事實，那就是中國的領導人可以控制他們的對台策略。如果中國處在民主化的初期，那麼民粹的力量必然很強，充斥在中國社會中的「忿青式民族主義」必然高張，恐怕很難不對彼時的領導人形成強有力的政策制約環境，到時候，如果溫家寶還在位，恐怕心理真的這麼認為，也未必能說得出口了。

至於對美國而言，應該如何面對一個尚未民主化但卻不斷茁壯的中國大陸，以及一個已經民主化但國際地位卻遭排擠的台灣呢？胡佛研究所的李察·艾倫（Richard V. Allen）表示，當美國對中國將經貿與政治分開，未必表示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就可以立刻帶來中國的民主。畢竟經貿與民主還是兩回事。他的意思似乎是，美國不要太天真地認為和中國作更多的生意就可以立刻將中國轉變為民主。艾倫教授認為，美國可以尊重中國自身的安全考量，美國也的確需要與中國維持一個穩定的關係，但是無可置疑的是，在台灣海峽

的兩邊，台灣畢竟是自由民主的一方，而對中國大陸的形容詞還是得用「極權或威權政體」。也就是說，他仍然強調「民主價值」的優先性。

如果我們把這一番話中的美國換成台灣，也就是說台灣與中國大陸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或者說台灣作為世界生產的一環，與中國大陸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連結，是不是表示台灣就應該盼望中國的民主就即將出現呢？在台灣，如果你大聲地告訴人們，這答案可能是「否」，我倒是很好奇，這會不會影響我們台灣對大陸的看法與政策呢？也許在過度被藍綠浸染的台灣政治話語中，是否也應該理性地思辯一下，究竟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大陸可能的民主化或不民主化，以及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又該如何影響台灣的大陸政策呢？